文集

虛白堂集

八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二

男 世昌 編輯

說

惰農說

歲庚寅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春不得犂夏不得鋤草之在野者無不黃禾之在畝者無不萎其有勤者則曰耘之亦死也不耘亦死也與其安坐而待焉孰若殫力而求焉萬一得雨豈盡無益故田已坼而耨不止苗已槁而芟不休終歲勤動要死而後

已也其有怠者則曰耘之亦死也不耘亦死也與其奔走而勞焉孰若無事而息焉萬一無雨是皆無益故見田夫而笑不已見饁婦而譏不止終歲退坐待天命而已也余嘗秋穫至坡山之野其田半荒半理半疎半密或有穜項而仰者或有醉噫而垂者問諸父老則彼荒而疎穜項而仰者以爲無益而不耘者也理而密醉噫而垂者盡心盡力以求之者也偷一時之安而受終年之飢忍一時之苦而受終年之飽噫勤而得逸而失者非獨農也今世之學詩書媒仕

進者何以異於是士方少時有志於學無晝無夜孳孳矻矻六經百史無不探也文章詞華無不習也懷才蘊奇進而戰藝於場一不得志則歎再不得志則惛三不得志則缺然自失曰功名有分非學所能致也富貴有命非學所能致也舍其所學並棄前績或半塗而廢或至門而復為山九仞之高不盡一簣之力得無與惰而不耘苗者類也學問之勞非若三農之苦學問之功奚啻三農之利農而養口腹則其利少學以取聲名則其利大小者猶不可以不勤而況

大而不勤乎勞心之君子反不知勞力之小人故作斯說以喩之

菊翁說

大抵君子之於物必有愜於性而後取之苟有以取之莫不取以爲名如以松名徑以竹名軒以槐名堂以葵名齋其他雜卉微木亦多有酷好之者而况爲雅潔泊粲然獨秀靈均之所飡彭澤之所採少陵之所嗅蘇子瞻張欽夫之所賦劉蒙范至能之所譜者乎宜乎遺世獨立者之採翫而不能已也德叟之所

以自號之也其爲色黃由是而知翁之道中正而不僻也其爲臭馨由是而知翁之德旁達而難掩也其闢不於春而必於秋不於光景淡沲之間而必於風霜慘慄之時由是而知翁之堅操篤行而不混同於世也其爲物也甘脆而甚美服之可以補虛泛之酒可以忘憂薦之囊而枕之則可以已頭風漬之水而飲之則可以長年不老由是而知翁之頤養精神而益壽也吾聞君子渴不掬貪泉水熱不憩惡木陰然則叟捨此將安從乎其於幽獨之中寂謐之境遊於

斯息於斯棲遲嘯詠於斯則其與穠華豔麗誇耀於青紫富貴之目者其氣像不侔矣翁姓辛諱潤祖靈山縣人德叟其字也其禰昆皆以文德位至宰樞翁亦以廉謹多敭顯秩歲甲午以濟用監僉正出宰寶城郡翁歎曰吾豈可以潦汩晩景折腰於鄉里小兒耶隱遯不仕遂以菊自樂云

神堂退牛說

按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宗廟庶人只祭祖禰其名位等級各有次第而不相紊其祭山川

也必取鎮嶽巨瀆丘陵墳衍有施於國有功於民者
而祀之不可有毫釐僭竊於其間也我國山川載在
祀典者則每歲春秋降香祝授使者用先王所制醴
齊牲幣籩豆罍爵之禮而祭之其祭之也節故其饗
之也速其事之也腆故其報之也豐太白山神者何
神也其山東入大海爲三陟西折而爲永春南蟠於
溪數州之境山雖高而不在祀典者以其無功施於
民國也三道之人搆堂於山頂設像而祀之歲時往
來者摩肩接踵祀畢各繫牛於神座前狼狽不顧而

去曰如顧之則神知不恭而罪之矣過三日然後州郡收而用之名之曰退牛每歲四月八日其神降於邑之城隍邑人盛備旗旄鼓笛而迎之置于邑吏之家擧邑奔波聚而祀之無虛日至五月五日還山祗送如迎禮當此之時苟得鮮味必先祭之而無自食之理不然則有禍故渠中雖游魚撥剌而不喜之甚矣神之感人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謟也夫人之有恩愛而所當先報者莫如親然於其親則或闕其祀反引外鬼於室中而敬奉之

是於其所薄而反厚之非所當祭而反祭之非徒有違於先王之制抑且無追於朝廷之文法也昔西門豹爲鄴令鄴人苦爲河伯娶婦至沉女巫三老然後乃息狄仁傑范仲淹皆毁淫祠而焚之以革謠俗之俗今之任字牧者果皆效三君子之所爲則其頹風靡俗豈無丕變之時乎惜乎世之無人也

庭蔘說

菜之惡者莫如荼蔘其爲味苦辛若漬於醬雜於腥然後可食不然則螫口裂舌其爲害腸胃也不淺方

書圖經云味寒有毒食之令人眼暗然人有忘其害而篤嗜之者余家北牖下有小庭庭種甘菊旁有蓼藙叢與菊並緜不數年滋蔓轇葛蒲庭交翠而菊爲所蝕消耗無餘矣嗟乎人之才不才亦猶是也大抵賢才在朝則寡偶希合孤立無援一有不得其志焉見幾而作高蹈遠引其養之也不易而留之也甚難不才者則不然援合於人苟容於世鴟義驕虔蔓興成譖栰害善類者其徒寔繁自古及今君子未嘗不爲小人所勝而小人得志布列庶位人主多陷於術

中而迷不悟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退玄宗知張九齡之賢而不信任知李林甫牛仙客之姦而終庇之使漢唐之業衰而不振哀哉觸物可以知人窮理可以盡牲故作庭蓼說

黑牛說

廟社用黑牲古也其中牲者鮮矣而純毛黑色者尤爲鮮朝廷設典牲署乏之苟有納一牛者價給三馬由是人愛其理高價而買之爭趨權勢而請之契券

雲集官門如市其得納者萬分中之一耳龍山里有一達官患無馬以布二十疋買一牛遍體如漆高又一丈求善畜者而傭寓之於計芻菽之費勤飼三冬魁然肥腯示諸署人則署人稱羨示諸署員則署員稱羨達官欣然自爲得計一日署提調坐司擇牛有白衣少年呈簡附耳語退又持酒與典牛者相酬於牛圈中署員入謁先進達官之牛提調顧問典牛者典牛者曰牛雖大有病不可用提調頷之而已少年持牛而進牛小且瘦典牛者曰牛雖小若養月餘則

可用提調笑而納之書于牛籍署貪爭之不能得達
官大帳欲還賣於人則皆曰牛以病而退既不中於
牲又不合於耕買之何用遂累日不得售卒收半價
而與人夫廟社之牲臣子所當留意者且提調與達
官比肩同列共爲朝臣令聽細人之請而不從同列
之語納所不當納退所不當退非徒長貪戾之風其
慢神失敬亦已甚矣夫君子與小人訟也君子理直
而多不伸小人理曲而卒得志以其有貨財也王孫
賈曰與其媚奧寧媚於竈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古人之言豈徒然歟

鵲巢說

諺傳鵲巢于地則其家主得美官以故人之有南樹者皆欲其來巢而甚者斫他枝之有巢者移附於其樹吾家南園有栗樹一株鵲巢其顚數年養雛未幾擢重試陞銀臺按察關東西兩界人皆云鵲之所致也近者鵲又來巢鄰族盈門來賀未幾自樞副陞爲行職蹇躓困頓之餘又得風癢臥席數月僅賴藁餌而愈家中僮僕相繼得疾卒使仲子背逝棲〻治喪

萬事瓦裂何先後得失之有異如是以今思之前鵲之來適値余昌運發揚之時後鵲之至又遭余衰老消縮之日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鵲之微物焉能作爲於其間大抵世之卜筮祝禳行險僥倖以求福利者皆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爲也若能安身知分居仁由義素其位而行無慕乎其外之心則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何屑屑留意於吉凶禍福之小數哉

書

代人求薦書

日月某謹齋沐再拜獻書相公閤下詩之風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此言微賤野人無非賢者也其雅曰瞻彼旱麓榛枯濟濟此言人才之盛而賁美之也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此言燕樂佳賓而歌詠之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言傷賢者之去而不得留也由是觀之英雄之離合係世道之汚隆人才之得失在君上之去取故世平運泰則抗然有青雲之氣道喪時昏則浩然有白鷗之志事之常也理之然

也伊尹困於烹割太公沉於漁釣非樂其肥遯也未
遇殷湯與周文也百里奚苦於鬻販管仲係於縲絏
非安其貧賤也未遇秦穆與齊桓也及其承上之知
秉國之勻功烈休乎當時名聲垂于後代此雖在於
時君好賢之德亦莫非左右先進之士爲之先容也
幸今 聖明在上勤學好問搜剔羣英布列中外自
朝廷下至鄉黨莫不濟濟相讓鼓舞於文明之世也
而閤下位長喉舌整頓綱維勳庸藏乎金匱丹青映
乎高閣圭組光乎士林桃李耀乎門闕凡縉紳之士

文武之才孰不由相公之門而被相公之知而受相
公之賜也僕材非櫲樟器非瑚璉學無三餘之功技
欠百中之奇雕虫小技托名藝苑幸得執鞭於相公
之藝苑猥以駑駘之質仰藍擯者之列無毛遂脫穎
之才而早處平原之囊無先蔑盡心之奉而曾同中
行之僚無徐孺出衆之傑而屢下陳公之榻顧念不
穀何以至此頃緣天割命舛釁奇遭違性養之禮又
値蓼莪之痛零丁一身蓬華南北上無吹噓依毗之
人下無相生相恩之友而相公不忘舊意一臨窮巷

毋惠德音貧賤人之所易忽也而相公不忘富貴人
之所易驕也而相公益謙丘山之恩宜如何報夫士
困阨閭里躬抱經籍孜孜矻矻夙夜忘倦者非欲希
聲釣譽而已要爵干祿而已大則經綸治道調爕陰
陽使君爲堯舜措世於雍熙其次正言直道仰補袞
職其次抽毫侍側潤色皇猷否則觸物詠思嘯咽烟
月如靈均之賦離騷賈生之懷長沙子美之傷飯顆
豈其情乎今僕無古人之學而有古人之志無古人
之才而有古人之怨登第十年之久一登五品之官

四遷六品之秩風霜荏苒歲月如流強仕之年忽焉
已至恐將優游卒歲死填溝壑而建功名施事業之
無日矣顧念儕輩攀附鱗翼跨躍風雲上下金馬之
門出入承明之廬環侍經帷講論治道僕每側身欣
慕仰接無由大丈夫身死則已矣不然當乘風鶱翮
排雲霧而出太空何苦趦趄局趣於蓬蒿之下哉古
語有之曰滿堂飲酒歡樂而呼獨有一人向隅而泣
僕之今日正與相類儻承相公之恩仰覩日月之光
得依魚水之歡情之感激固當如何如曰才劣學麄

不中儒雅則其餘星羅棋布之署何往而不容跡哉夫以孔子之聖爲乘田委吏孟子之賢不鄙抱關擊柝汲黯屈於下邑馮唐困於郎署聖賢君子尚或如此況僕之小器乎今日進退在相公處分瞻望朱門仰伸鄙懷

與楙功書

辛卯孟夏月日季父俔寄書猶子楙功足下大抵今之爲學者皆曰經術務精句讀文章泛觀氣勢遂歧而二之各立門户互相矛盾抱六經者無不被譏占

風雲者咸以爲能希贊聲譽於奇衒異蕪言蔓辭傳訛襲舛漁獵簡編剽竊前作夜書細字亂如牛毛紛紛藉々盈箱溢篋善用之則僥倖於進取不善用之則文與意悖詞與道乖如天吳紫鳳顚倒短褐機關日益軸解態度日益踈糲無一人孜孜矻々窮理盡性祖六經之正脉遡往聖之淵源噫世道之委靡而不振也夫六經者聖人之言行而文章者六經之土苴爲文而不法乎古則猶禦風而無翼也爲文而不本乎經則猶凌波而無楫也書自誥命之文不傳而

爲制爲誥皆書之派也詩自六義之趣不講而爲賦爲頌皆詩之流也曰紀傳即春秋之遺策也曰序贊即禮與易之遺體也茫茫歷代數千載之間詞人才子孰不法乎古本乎經也文章體格發揮於漢而流衍於晉盛行於唐而大備於宋如董仲舒天人三策鼂錯之賢良策嚴安徐樂主父偃之陳事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是皆得書之教小司馬之索隱班固之贊述范曄之記言是皆得禮之教鄒丘之經師楊雄之太玄法言是皆得易之教公孫弘之博學杜預之

精敏是皆出於春秋賈誼相如枚乘鄒陽之徒曹劉應阮陶謝王徐之葷奇而怪清而健華而藻莫非三百篇之遺音然則漢魏晉之間諸子之學雖或悖於六經而實有賴於六經也李杜之詩蔚有雅頌之遺風濂溪之文深得春秋之內傳昌黎淮西之碑點竄二典之字原道原毁專倣孟軻之書蘇東坡讀檀弓一篇曉文法趙忠獻以論語半部定天下其餘虞姚之博學孔陸之研精陳子昂蘇源明之典雅元結之敎李觀之偉盧仝之嚴邃孟郊樊宗師之清苦張籍

之富白居易之放廬陵公之醇曾南豊之浩黃豫章之理石徂徠之蜀王臨川之妙蘇潁濱之通陳后山之瘦秦淮海之嫂張石室之俊陸劒南之豪上自盛晩唐下至南北宋高才巨手拔萃而起其議論雖若悖於六經而取與則悉出入乎六經也本乎六經故其爲文也攬之而無窮用之而不竭托之語言而通暢發越施之事業而焜燿無窮今世之人見其氣槩之下一咸謂古人之制作流出於胸腑而不蹈襲於前轍矣夫文章心耳氣耳非學所能到也不務其實

徒事虛文歲月如流浸遠浸忘則向之塗附口舌者特爲今日之筌蹄矣今足下生禀粹氣出自茂族其器局足以達事其資材足以庇身猶且留心典墳馳價翰墨蔚而爲文固有出塵拔俗之標而非區區俗儒所能彷彿也然而較藝於場連不得志於有司及以汗血之足不及駑駘之駕其故何哉非文藻之不足也渾厚之不足也非豪邁之不足也醞藉之不足是也非華麗之不足也謹嚴之不足也耶見足下所作篇章往往詰屈聱牙有類俳優欲憑大鵬出汗漫以

赤手捕蛟螭鈎玄摘隱細大不捐筆勢縱橫波瀾衍
溢鼓舞變化不自知其入於支離誕謾矣豈非文勝
質之過乎如欲必售其技則莫若懲羹吹虀革去舊
習汰繁而務合乎中博學而反說乎約比如導水焉
必殺其支派比如養木焉必剪其莽薈比如御馬焉
必圉其轡靮比如鏝墻焉必削其重複然則爲文莫
如渾厚醞藉簡嚴而必先按衆流趨大本也今之議
者曰明經率皆鄙拙不可取法是大不然非詩書之
簧鼓人也用之者失機軸也足下年齒漸多聰明漸

耗志氣漸縮不於此時勸勉實學而信人之浮說欲從駕而不止非吾之所敢知也以夏爲之明寸陰是惜文王之聖日不暇給况凡人乎此正足下勉力之秋也彈冠負篋靜向一隅不爲六藝之所攘不爲七情之所梏根本六經不惑他歧則可知所向之方矣不必以得不得爲念孟夏日長風和景淸努力自愛

寄金世蕃書

六月日磬叔白有人來言足下自喪耦以來杜門不

出生對神柩無日無夜哀號悽咽晨夕親奠飯一器親爇香一炷罔飲血不自勝若將自絶者余始聞而悲之終而感之以爲大丈夫處世不應有兒女情也人有留心於物者愛而畜之于家一朝被他將去則莫不憫然自失愛有大小故懷有長短其愛也尤大則其懷也益切而况黽勉同室偕生偕老者哉其傷亡歎逝孰無是心張生喪類之歎莊叟扣盆之悲理所然也今足下了爾形單塊然影隻坐守空堂豈獨無情千憂萬恨必往來于胸臆矣雲天日晚烟寺鍾

鳴聲動斂機萬籟韜響明月皎芳穿閨凉風棲芳捲
幔君之惆悵其有何極夜雨淋淋簷溜潺潺陰蛩傍
砌孤螢撲桄擁衾裯而不寐慨音容其如在君之哀
惆其有何極攬妝鏡則塵函不啓閱刀尺則手澤尚
存衣裳日弊誰有補紉飮食在前誰有勸餐行無與
偕坐無與語死者已矣生者何居天地之間肖翹之
物莫不有偶林禽兩翮簷燕雙呴君獨何爲踽踽矣
侶非惟當之者情萬緒聞之者心亦酸也南華子曰
死生存亡一理又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彼子

琴張之臨尸而歌孟孫子之中心不慼是皆過當無
足取法若有達生之理達命之情則始雖不能無概
然于懷豈必終始噭噭然隨而哭之今足下慈顔在
堂兄弟俱慶二嗣尚幼當抑哀節悲努力自愛幸甚
麁布一端奉呈左右豈當古人致賻之禮聊以助靈
輀翣紼之費惟足下察納 磬叔白

答曹太虛書

月日布衣倪謹再拜奉答太虛足下前日見如晦知
足下訃余擧之今又伻人垂慰兼致佳什情深感極

罔知所論如我者性本愚騃學又鹵莽讀周孔輒假之書而不知其道有致君澤民之志而不曉其術徒以雕虫末技剽竊簡編濫承遭遇自玉堂陞銀臺寵榮極矣固當夙夜以戰兢自飭無忝厥職矣不愼擇人遽觸罪網投閒置散乃分之宜固無所恨荐念胸中不能無耿耿故試爲是下道之今有人事其師友長上而不見信焉則鮮不失色傷懷而況其尊過於長上其嚴重於師友委身盡節以奉之者乎自我登名仕版不離官禁者二十有餘年而一朝被斥長爲

無用之物而負　聖明之朝㑹與草木同腐棄溝壑而人莫之知則熱中之心其可旣耶獲罪以來杜門謝客思惟罪愆以自刻責而日長天熱身在陋室志氣昏憊未免入于躁鄉而肝臓已受病加以兒婦勃谿六鑿擾攘而相對于一室之中憂與憤交戰於胸中而不能忘於是思擺俗累輕裝東邁登鞍韉望東溟下巡海徼逶邐而南神區勝蹟不討不已其忚鬱無聊之懷若可以少慰矣而其耿耿則猶未嘗泯也知我者以爲周流四方固儒者分內之事不知我者

以我爲狂爲誕相與訾謷之我本麁踈狂誕豈敢避是名哉惟足下不以我卑鄙屢紆憐恤感悬則有之矣抑其中有過當者不得不辨夫稼亭道德文章爲世標準而今我特滑稽無庸耳稼亭以官髙望重之資肆情於山水間故發而爲文舒暢奮越無所阻礙今我特布衣一介書生耳凡遇一山水一草木擧皆蕭踈悽慘觸目而悲何暇嘯詠於烟月間哉縱或有詠荒蕪委萷不合於用由是觀之其道德也文章也歡忻也憂戚也其氣象不侔而足下猥自崇奬推而

至於椽亭之上雖三尺童子亦知誣矣曾謂是下而有是言哉然所送詩文淸新要妙如啖蔗根漸入佳境而不知厭余將誦而歌之播於絲綺之絃而坐詠於淸風北牕之下則不失爲羲皇上世人也其東遊山川之勝道塗之詠則他日與足下對榻相論故今不錄呈

表箋

擬宋朝羣臣請罷五鬼表 應製

履霜至於堅氷聖人辨之當早惡萎恐其害穀臣子

羞與爲徒敢攄愚抱庸瀆聰聞竊觀盛治之世咸擯
羣小之曹帝堯之明先正四凶之罪孔子之聖終致
兩觀之誅玆皆知見其肺肝不使有亂於邦國竊想
王欽若等姦邪多術凶狡有餘餙詐釣名行跡反覆
而莫測蜜口劍腹城府深刻而難知相與化黨而徇
私卒能蔽賢而蠹國孤注之說上惑冕旒拂鬚之姦
俯駭耳目非徒朝廷之鬼蜮實是黎庶之螟蝨欽惟
立賢無方知人則哲翩翩振鷺之俊競揚于庭藹藹
罝兔之才不在乎野豈可使訣鈌之輩尚容於堂堂

之朝伏望悟陰陽消長之機知進退存亡之理悉令五鬼迸諸四夷則吉士彙征自無青蠅之止棘羣疑雪釋咸喜白日之中天謹當夙夜在公朝夕從事職任補衮願絶小人之闒茸心專納忠終賛庶明之礪翼

擬議政府賀平北女真箋

神兵附集儼雷厲而風飛驕虜自亡宜草薙而禽獮威武所振鼓舞惟均恭惟聖敬日躋勇智天錫遐邦慕義遠近接梯航而來黎庶涵仁內外絶刁斗之警

何圖鱗介之族竊肆鼠狗之偷抄掠我邊氓戕害我
鎮將獫狁匪茹背綏六月之師苗民不恭難期七旬
之格整三軍而深入命羣師而徂征鳴魚勢至爛糜
應悔款塞之晩野烏計窮飛走未免連頸之誅勳駿
功於燕然空王庭於沙漠事有萬全而後舉師無隻
輪之不還玆豈人謀實惟天助臣等幸逢昭代欣聞
凱歌稽首龍墀載賡江漢之什補鶡虎拜倍祈胡考
之休

擬成均館謝賜御厨酒饌箋

奎文揚輝蔚啓千齡之景運需雲霈澤仰荷九霄之鴻恩龍光莫逾鼇抃奚極伏念臣等斗筲小器樗櫟散材學昧深源無邊韶五經之笥才非大手乏曹植七步之能久冒伐檀之譏濫處函丈之任何圖不次之眷屢及無能之儔既錫米具太倉之餘許開師友斯文之會御醞既旨濃泛三春之光仙殽斯嘉羞勝八珍之味況押筵盡股肱之宰而捧命有喉舌之臣讌樂佳賓醉乎酒而飽乎德鼓舞多士浹於髓而淪於肌非徒一時粉袍之知榮實爲千載青史之溢美

玆盖伏遇德與天大學就日新務育菁莪之才拔茅斯吉式同魚藻之樂湛露不晞至令臣等之逶踈獲被宸私之纚縉臣敢不激昂素節罄竭丹忱輔之翼之更賁鶱魚之化悠也久也倍祝岡陵之崇

謝賜綠紗香囊箋

景運旣昌仰承千載之遇膺恩稠疊誕布九天之恩探覽盃惶佩銘曷已伏念臣宰樞末裔章句小儒早處于囊殊無毛遂之穎脫不能於學徒嘶量錯之智謀濫與八座紫袷之榮得受一條綠囊之錫鮫綃細

窨宛如蟬翼之輕絨緑鮮輝實逾竹葉之嫩內充仙藥之酷烈外垂文綫之紛華非徒穩稱微軀抑亦光駭衆眼玆蓋伏遇心敦字小量極包荒車服以庸惟在笥之爲謹嚬笑有愛竟藏袴之必須豈意鴻私遽及駑質臣敢不更竭素蘊益勵丹衷身非諫官縱未貯漢儒疏表葉本詩藝庶將效李賀篇章

謝賜鞍馬彩緞復參宴席箋

爵位隆重旣叨不次之榮錫賚偏蕃忽冒非常之寵兢惶罔措縻粉難酬伏念臣燕石庸資黔驢末技舌

耕蠶簡每慚糠粃之在前身綴鵷班恐致咮翼之興
刺濫作南宫之長遂居六卿之長頃緣閟宫之繕修
得參多士之奔走莅事多失荷眷殊深綮爛五色之
縠紋頒分御笥夭矯六尺之駃駿牽出天閑又承湛
露之需而被需雲之澤物旣多酒既旨卒至濡首而
洽膚禮斯備樂斯和未免舞手而蹈足恩波若此前
音所稀玆盖伏遇堯德聰明湯躬聖敬奉先思孝見
羹墻而不忘接下以恩有功勞而必錄遂令駑鈍獲
被鴻私敢不砥礪微衷激昂晩節縱乏伯夷之典禮

直哉惟清竊效叔孫之修儀燦焉可述

謝恩箋 時爲大司憲廷爭之日賜酒命進謝恩箋

聖恩罔極蒙覆育而如天愚臣不才顧補報之無地兢惶罔措糜粉難酬伏念臣等俱以顓庸濫叨言責有謨猷必入告思直道以事君非仁義不敢陳恒匪躬而補闕罄腑肺而抗疏期啓沃而格非今當諫爭之辰忽被殊遇之錫氤氳仙醴若醉千日之春絲絡

御廚咸飫八珍之味遭逢至此今昔所稀恭惟 殿

下聞義即遷從諫弗咈在芻蕘而必擇狂言亦容雖

管蒯而罔遺墜簪可採至今駑質亦荷鴻私臣等敢
不砥礪丹衷激昂素節繩愆糾謬期不負於初心陳
善閉邪庶勿隳於厥職

謝恩箋

聖澤霈時雨普露庶彙之蘇涸鮒得餘波遂出再生
之路鏤骨難報撫分罔堪伏念臣學乏淵源才慚黼
黻棲跡黌宇始歌鹿苹之章騰名宦途歷揚鵷鷺之
列濫陞六卿之長驟占二品之榮昵侍經帷襪線無
補於衮職繼秉文柄寸筳難發於洪鍾已踰知非之

年尚昧乞骸之請罪咎如丘山之積公議莫容齒髮
與疾病相期孱軀莫保自分求爲溝壑之腊何知復
覩天地之全靈藥騈臻出自神農之苑名醫降泣同
符扁鵲之良兼錫御厨之珍以調藿食之胃白骨還
肉更延晷刻之淹死灰復燃仰被陶甄之化顧深恩
之曠蕩實窮巷之光華玆蓋伏遇　殿下溥德海涵
至仁春育待大臣如股肱心膂俾盡忠誠使小民無
飢寒怨咨咸登壽域豈料駑質亦荷鴻私臣敢不終
始勿渝夙夜匪懈事君日短庶將殫力於桑榆報國

心長在當結草於泉壤

箴銘

十箴

敬天

勿謂蒼蒼天實有知勿謂冥冥天維顯思作善降祥福祿如茨不善降禍未免誅夷凡百君子敬之敬之有嚴上帝日監在玆

愼獨

勿謂閒居人所不知鬼神難誣吾心難欺屋漏之間

雖曰隱微十手所指如弩發機欲盖彌昌言與行違
克慎其獨無或作非

正心

心爲身主與生俱生譪然方寸本是虛明一塵之集
與接爲構一念之差乃禽乃獸涵養性情興發善端
火燃泉達擴充何難

寡慾

人之有身爲慾所侵紛紛擾擾茅塞于心能寡而寡
不亡者存不知所寡雖存猶昏克祛已私勿使滋蔓

竟罹其殃誰咎誰怨

改過

君子之過如日食旣始雖遭傷改之爲貴有玷斯磨
有疾斯諱兢〻夔〻益加嚴畏不憚不吝勿悖吾氣
不遠祗復君子之謂

知恥

心之羞愧惟義之爲恥不若人乃行之宜與惡人立
常懷忸怩以暗來接其顙有泚衣錦何榮抱關何卑
有恥且格庶免厥疵

守約

人之善道莫如修身修我之身推以及人所守雖約施及無垠道是吾有人是吾民旣爲吾民當飮吾仁務明己學聖訓是遵

行簡

以敬行簡中嚴有主以簡行簡䟽失法度簡豈徒簡惟敬是保所以臨民不煩不擾人而無敬有同牛馬自處自治無如敬者

踐形

萬物之生皆有其形有形有則道所以行衆人蚩蚩
乃迷厥生惟聖先覺能稱其名能踐我形能盡性情
充然無歉然後理明

復禮

仁爲全德本在吾身爲仁由己匪由他人淨盡私慾
勿爲所陻一日之克其機甚神能復於禮日新又新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白牛硯滴銘

家有白牛硯滴一事魁形皤腹垂耳抱角

昂首若長鳴有幼稚執筴乘肩尻凜然有
生氣貯水滿腔則瀉自口出以滋枯井實
有力於文房余嘗得之於燕京愛其趍造
甚精實玩而畜之今將一紀矣銘曰
物不自用隨人進退有施於外必藏於內力雖任重
不破土塊惟靜而守以資灌漑煤炲爲泥毫毛爲耒
是耕是穫織此藻繡我忙汝閒汝顯我晦顯晦在天
誰怨誰懟晴窓淨几與汝相對陶泓是友松滋是隊
誰其領之有童騎背

硯滴巖銘

有崇斯石鬱之逵兮穹窿圓重丈有奇兮克保堅貞永無隳兮非皮褁骨骨褁皮兮雖無蝸口吐清瀰兮文教演迤餘波滋兮潤色詩書多所裨兮凡百君子其有思兮

左銘

人之禀性有清有濁清濁斯分愚智異域君當擇臣以辨玉石小以任才大以任德臣不擇事以安厥職辭尊居卑抱關擊柝不怨遺逸不慼窮阨八珍何榮

絶糧何辱有命在天求之不得吉凶休咎奚忻奚慼
由義正路居仁安宅曲肱而寢簞瓢可樂凡百君子
敬順無逆匪我言耄惟聖之則

右銘

倬彼先覺才全德備修其天爵人爵自至惟彼不順
反道悖義先希人爵緯多敗事惟我小子庶幾敬止
祗服我言顛沛勿墜無貪功名常視脫屣無慕寵榮
無售才技無阿權貴吮癰舐痔無殖貨財窮奢務侈
無怵於勢無陷於利無非無是無譽無毀無求無忮

無怍無愧有一乎此鮮不顚躓

器銘十首

鏡

能觸萬物物無遁形鑑人之貌妍蚩自生心之淑慝曷維辨明

釼

芒之不鈋能尋肯綮鋒之所向擣物自屛如何姦諛尚保首領

枕

警我之心者書做工安我之身鼻息濛濛匪隨蝴蝶要見周公

杖

精神賴爾而奕筋骨賴爾而蘇彼民之顚躋國之扤揑將胡以扶

櫛

髮如飛蓬理而疏之頭之有垢剔而祛之心之憂亂不能解之

屨

權門如火踰之則熱宦道如海履之則沒惟德惟義慎勿顛越

尺

造律而允協長短度物而不失毫釐能以此而度民民不能欺

斗

累一黍而萬鍾之所由始增一分而萬姓之所由瘁惟慎圭撮勿與爭利

爐

勢之來則爭趨勢之去則不顧人之蟻慕羊羶者曾不知寤

鼎

上可以薦王公之羞下可以救民生之急茍或折其足而覆其餗其何能立

贊

權叔強榮親詩贊

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夫孝者百行之源而彝倫之所由始孝將行於家而後忠可

移於君而能施政於邦也永嘉自太師氏肇跡以來
文正明道德文忠窮性理文景掌文衡皆以明公鉅
卿克全忠孝世濟其美至于翼平遂占魁科依乘風
雲剪除奸凶功居第一擢任喉舌當萱闈初度之辰
親設慶席特蒙賜酒樂兼及纏頭之布縉紳之儔無
不叅會而 龍顏親臨侑酌一時榮幸無比俟以妙
年登第爲喉舌之長又於萱闈初度之辰設慶席邀
親族僚友而觴之蒙賜酒樂榮亦極矣噫勳閥相承
而不替父子相繼而燕樂若非孝於親而忠於君積

善頌慶之至何以至此考之往古而罕有揆之當今而無右寓目諸篇思想盛事贊揚之情實倍常品詞曰

崇高太白峻極于天潢池流泒溢爲代川扶輿淑氣種美蜿蜒歷世袞袞篤生英賢粤惟鼻祖錫姓爲權于來于雲弈葉蟬聯菊齋道德世無與有一家九子茅土貂蟬陽村之學性理之淵儒宗柱石屹立海堧止齋幹蠱繼續青氊以典文衡相馬方歎有美翼平横海之鱣堂堂意氣盖乎八埏胸懷學富文如湧泉

龍臥草廬蟠泥迍邅一朝射策名冠衆先親馭日轂
于彼虞淵汛掃鯨鯢扶危持顛帶礪石室丹青凌炬
慈顔在堂鶴髮高年初度之辰于設之筵 君命錫
酒霞液滑ㄷ 君命賜樂絲竹軿闐御厨八珍絲絡
相連纏頭彩帛倚疊如巓門盈華軺巷簇金韉簪纓
蓊壓金紫驕婿 日角照室稱觴米宣先生門楣聲
動郊壥榮耀之極垂裕無邊俟今繼之篤學精研五
經之笥財腹便便蔎爲華藻㠯筆如掾妙齡取帍如
意揆鞭高步瀛洲人望神仙銀臺珠履規矩周旋日

侍萱堂愓志乾〻甘旨滫瀡親泣吉蠲時維仲夏風和景鮮仰擎壽觴萊服翩〻有樂兩部有酒十千來自九重罔不備焉賓僚相慶閭里相傳或騰於口或溢于篇花山之門式禮罔僭燕喜壽覿不懈益虔箕裘內相繼後先先於國於家忠孝兩全戒其後昆相與紉揚服膺世德勿替綿緜

霜菊贊

金色晶熒與黃葉而同調素彩皎潔凜如白雪之標若夫紫者春風穠艶之姿而謂傲霜者爲之辛非吾

心之所適然則何取吾取中央之正色

元丞相脫脫畫像贊

風雨華室室難扶撑逸驥僨車〻難卒行嗟乎丞相逢時不平蔓斐成錦冕旒不明夫何一朝遷燬長城公存國安公亡國傾公之存亡為國重輕惟公之才邦家之楨惟公之賢希世之英大明冲天胡塵廓清天方啓運公何保生飲恨而没誰恤公誠曄然青史億載留名

頌

賀平定北方頌

恭惟我 聖朝致文教成武功四域無虞萬姓遂業南蠻北狄梯航相接而執壤旅庭稽首稱臣雖古昔盛時蔑以加矣近者李施愛舉其部族賊害觀察節度兩使分遣人于州郡戕殺守令舉兵以叛謂山谿可以肆跳梁甲兵可以拒天威不知天網設張已臨其穴鼎中之魚命在須臾也龜城君浚贊成曹錫文中樞康純魚有沼等受命徂征神兵萬卒向風而東始敗賊於北青卒大捷於居山乘勝長驅追奔逐北

諸州諸鎭傳檄而定之斬施愛兄希傳首京師不閱月
而大功成嗚呼此非　殿下神武將帥得人皇天黙
佑神明扶持何以至此昔在虞朝則振旅干羽之舞
周時則江漢常武之篇至今炳耀盪人耳目小臣職
忝藝苑目覩盛事賁揚欽歎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粤惟三嶺鎭彼北邊其深如臼其高如天居民頑獷
世事弓弩府守匪人化爲豺虎蠢彼頑兇憑恃倚嘔
釁登訛語嘯聚羣徒肆戕厥師擅縻印紱無罪無辜
並罹虎口驅我士卒橫我干戈據我府庫負我山河

鶻視狼顧侵擾邊鄙罔聖欺明瀆亂天紀事旣上聞
在列咸怒請行天誅匪曰黷武王命召虎授以節鉞
旣禡卽類薄言往伐四方敵愾萬卒騰驤出車彭彭
旂旐央央王師翼翼快似熊羆乃剪乃屠直擣其陴
前鋒挫衄窮獸宵走翼翼北靑旣爲我有復聚凶徒
居山之北拒我大軍如蚊負岳桓桓力士先拔蝥弧
矛鋋四集雷厲雲屠前徒倒戈後伍失列旣震旣驚
莫我敢遏振策長驅踴躍中野我見二虜縛致鼓下
惟兄與弟連頸受戮頭懸北闕風淸朔漠惟彼士卒

擐甲而至願安厥居顧保妻子曰我頑民久苦盆覆始迷不知今悟順逆曾是讙譊化爲謳歌截彼一方我疆我阿三戰而定將軍之勳將軍伊何王室之孫折衝左右曰裨曰褊叅謀帷幄其佐多賢德以綏之非教非怒擧旗偃甲爲風爲雨勒名燕然立碑西淮茫茫東海靜無氛埃鼓角振蕩凱歌而還凌凌壯氣塞于關山　法駕晨備出迓于郊錫爵相勞其樂陶陶將軍稽首匪臣之功神威聖德能漸于東　王曰嗚呼非我有德克殲大憝惟爾之力況祖宗靈克敬

是親皇天在上佑我一人乾清坤寧君明臣良民無失業豊年穰穰嗟我小臣職是訓誥請風作頌敢後吉甫

賀親祀文宣王大酺儒生頌

壬子八月日 上傳于承政院曰余將親祀文宣王大酺儒生其令禮曹備之判書臣盧公弼等啓曰祀所以敬神不敬神不享堂上下執樂之人冠服歲久刓弊請新之明倫堂庭除不廣請用下輦臺臺又狹窄難容衛士東西泮水之内地皆蕪穢傾仄請治而

闢之又加設橋梁以通人之徃來 上皆允之又傳
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命詞臣改撰歌章皆用文
教之意日官涓告吉日先期數日命承旨同禮曹率
司饔宰樞諸司吏負胞人翟人五衛軍將之士暨縉
紳儒生習儀于館下四方巖穴之士聞風奔走青襟
大會京師無慮數千餘人乃於二十二日 車駕親
幸四皷 上衮冕以入躬奠爵于先師分遣文官奠
于四聖十哲七十子諸先生凡三獻乃止平明出御
幄殿文武百官率儒生分東西八就位四拜訖司饔

擎進饌案宰樞皆侍臺上百官儒生皆就坐散花揷帽宰樞以次進爵凡九而止 上敦厚儒生猶慮供餉或闕頻遣内臣檢之諸司多備饌味豐腆有裕於是樂而侑之鼓吹交奏聲戞天地上下皆得醉飽觀者欣歡感激前古未有之盛禮也臣俔猥忝館官尤蒙寵渥旣上箋稱謝退而爲之頌曰

天生聖主撫我東方龍飛海曲鳳鳴高岡仁化旁洽文風遠揚尊崇儒術尤重黌庠翼翼黌庠禮義之場俊秀之士晨夕翺翔或入于室或升于堂藏修游息

絃誦洋〻時維仲秋日吉辰良鑾輿戾至躬謁素王
親釋蘋蘩籩豆苾芬簠簋維樅鏞鼓訇鎛執事有恪
多士趨蹌仰眞肅爵神降歆嘗退御行殿神廟之傍
纍土爲臺鳳幄高張羽林環堵鵷鷺分行青襟萬億
擁撟觀光爰命禮官開宴于坊八珍交錯花帽輝煌
爰命詞臣兮製歌章樂奏韶舞協之宮商 王曰嗚
呼名由業彰學爲業本不學面墻嗟爾儒士其敢不
豐立身揚名乃熾而昌 王曰嗚呼時和歲穰我匪
耽樂我匪怠荒嗟爾儒士其盡我觴欲與斯文同此

樂康儒士稽首聖澤無疆今日醉飽糜粉難忘臣拜
作頌歌詠虞唐太平聖壽地久天長

賀親耕籍田頌

癸丑三月十日乙亥　上率文武百僚幸東郊親祀
先農后稷退耕籍田行五推之擧公卿助之以暨庶
人終畝是日還宮受百僚賀翌日更召宗親宰樞與
夫莅事之官設勞酒之宴而慰之禮也斯禮也肇於
成周其制具於月令以爲國之大事周衰禮缺其廢
已久漢儒掇拾煨燼之餘文以成其儀而文景親行

之暨東都永平晉太始宋元嘉齊梁之間莫不有章
至唐太宗行之於前玄宗繼之於後宋朝亦踵而行
之文物大備稽諸史可見也古先哲王莫不以斯爲
重其所以重之者豈不以農爲天下之本不先率之
則無以勸其功督其業宗廟之粢盛生民之衣食府
庫之財用於是乎出焉國之大事孰愈於此今我
殿下上盡孝敬於神下施慈愛於民裕財是用方隅
皇蕃於是斟酌 聖衷兼採經史舉祖宗所不行之
盛事行之而不疑凡人之有耳目者莫不瞻聆而贊

美之曰以王者之賢而勤勞如此我輩何人敢不書
力我輩之所以安於田畝得免飢寒者皆上之賜也
使一國之民忻懼感激亹亹之心將不能自已相與
勠力不怠夾輔我邦家以固綿瓞之業者未必不由
乎此也昔晉潘安仁作賦唐岑文本作頌皆美當世
之績臣今職忝詞垣仰覩盛擧謹拜手稽首而爲之
頌曰
歲在昭陽時維暮春祥風扇和土脈龍鱗　王曰嗚
呼嗟我臣民欲督農功盍先吾身將擧盛禮于郊之

垠惟爾禮官其擇吉辰鑾輿戾止壇壝嶙峋爰備牲
牢躬奠明禋俾彼東郊原隰畇畇遒人戒路靈雨灑
塵蔥犗屆動黛耟前陳五推耕墢玉趾逡巡或七或
九左右惟均於焉終畝以至庶人旌旗雲矗簫鼓雷
呻冠蓋轂野方駟扶輪竣事而旋萬騎振振觀者如
雲填闐溢闉祗謁兩宮還御楓宸百僚陳賀鵷鷺兟
兟乃設華筵宴樂嘉賓以慰庶寀以篤臣鄰舉古之
事是法是遵千年曠典一朝而伸我 王篤學惟一
惟純施於有政乃慈乃仁嘉神自應庶彙惟新入物

咸寧俗美風淳我　王務本耕籍是親食爲民天善誘循〻人皆力農嘉穀蓁〻公私俱裕千倉萬囷我　王秉禮敬恭明神粢盛孚潔𤍠祀惟寅神旣肹蠁百福駢臻綏之履之自天而申萬口騰歡喜氣津津小大舞蹈歌周歌豳臣拜作頌仰祝諄〻願將　聖筭同于大椿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二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三

男 世昌 編輯

傳

金就盈傳

余自髫穉聞就盈先生之名久矣先生姓金諱潰而就盈其字也爲人牢落不羈遺外聲利與世相矛盾不務生產作業家道甚替賃人屋宇以居婦有織造貯篋者悉付諸人求書於中國以故多致書籍博觀往古先長於詩清新得古雅體若見一山一水一草

未肯適於意必駐馬諷詠彷徨不肯去亦識吾人之
指笑又撓音律所操無不精客来則携以入室援琴
必引滿乃已余少時往伯氏家見伯氏與客坐南軒
客鼓琴一再行又撫雙絃而弄之其聲要眇令人聽
之靡靡忘倦退訊其名則先生也余入史館爲撿閱
先生與余間一面而坐或值夜會樂輟則清談謔論霏
屑不倦余固景仰焉先生又以諫院正言佐幕關東
欣然雀躍曰始償素願矣關東西形勝盡落吾手中
仍丐余序于詩卷之端而去後先生以事替職又袖

軸求釜山詩釜山即桑梓之鄉而先生所以自號也
余於庚寅之歲往南鄉留詩於樂生驛壁後數載乘
馹而過則壁上詩宛然尚存繼和者頗多其中一律
最佳究其筆跡則先生也後先生以輿望起爲廣興
倉守未幾出宰林川慕宓子賤之爲政不下堂而有
治績適有方面者不以縉紳之禮待先生先生慨然
歎曰勞心者治人勞形者治於人安能以勞心之苦
而又受勞形之辱乎此靖節所以羞折腰也遂掛冠
解職而去行裝惟圖書而已郡人咸惜其去留之而

不能得則送米備行厨先生却而不受訪友到京師僑寓而歿太史氏曰世之爲公卿大夫者類皆乾沒貨財瘠公肥私如先生者百無一焉惟當時罕有求之徃古亦難得以如是之才之節宜得大官雅鎮風俗也而艱辛一世竟不得售其志向天之禍福人也如是噫

眞逸先生傳

眞逸先生者余之仲兄氏也少伯兄氏七歲伯氏鼓篋於黌而先生猶童丱嬉戲然其心志磊落每長嘯

望天曰男兒生斯世當做郭子儀李光弼之爲人豈可效挨墻間鈌鈌者哉持杖立門人有過之者稍或不敬則挾之人皆以爲難當而莫敢近家君拜執義諸監察隨例來謁有李濯殿中者就撫先生頂曰我是汝父之同年也先生瞋目叱之曰我父爲中丞賢官汝於何處弄松子丸尚爲卑下職乎即以杖挾之左右皆絶倒身雖放蕩不撿而聽人讀書默記其語年十五赴司馬試人皆操筆苦吟先生不措一辭只畫冠蓋人物於硯間而已旁有老儒嘲曰何許小兒

不吮母乳而浪遊如是先生答曰此吾遊街像也日
夕持紙兩端筆下如雨竟擢其試放榜之日人有譏
之者曰此兒乃借手也先生發憤讀杜詩千遍豁然
大悟凡書之文理聱牙未曉之處潛心究得迎刃而
解由是六經子史無不通熟常夜以繼日不弛衣帶
脇不寢席者十餘載性度虛明聰又過人一覽輒記
凡幽經僻籍無不探討聞人有美書則不憚艱苦百
計求而得之牙籤挿架充牣棟宇每閉户䌷書不窺
門閾飽衣韓冠處之怡如常購史記不得聞孝寧大

君有善本躬謁白其所以文君嘉其篤學而與之先
生以帶纏而負之行過大市忽帶斷亂墜于地市人
爭咻之曰狂措大也先生徐而整之不顧而去先生
博覽強記手不釋卷為詩文豪放奧健森有法度不
落俗人窠臼倪侍講奉使到本國先生代人作送行
詩侍講見之不覺屈膝曰東人辭藻不減中朝矣先
生又能通於雜藝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書畫筭術譯
語音韻皆盡精微而得奧趣雖善本業者莫敢枝梧
焉以故連不得志於有司歲癸酉年二十七擢文科

第三拜典農直長選入集賢殿爲傳士諸學士讀書有疑處皆質於先生先生隨問而答如氷釋而無留焉又自博士陞爲修撰先生慨然曰余於文學雜藝無所不知但未知樂耳遂操琴學鼓不數月手臻要妙洞曉律呂生平做業大勤不少懈弛故氣弱身羸清癯瘦骨未免爲山澤之容歲丙子文儒煽亂伏誅罷集賢殿先生移拜正言未出官得疾而卒年三十嘗自占其命曰吾遇丙子凶至是其言始驗贊曰以先生之學也而不能以素蘊施之事業以先生之才

也而不能黼黻皇猷以鳴盛世以先生之仁也而年未過三十以先生之賢也而二子踽狂不能幹蠱賈太傅遇漢文而卒夭於長沙黃叔度以萬頃之波不能澤潤生民先生其類此也

浮休子傳

浮休子者青坡居士之自號也居士悃愊無華純謹質直不通關節於人不立權勢之途不預罇酒迎送之會不營家人生産作業得之則豊飧美服不以爲有餘麁衣惡食不以爲不足性又多勤樂觀經史或

譏其适居士曰我其适矣我則适於世而不适於學
适於人所見而不适於身所謀讀于經以洽其心讀
于史以資諸事業如斯而已矣我其适哉居士嗜作
詩或譏其拙居士曰不然詩可以寓性情談物理驗
風俗知善惡居則觸興抽思消遣歲月出則作爲雅
頌黼黻王度豈徒嘲嘯而已哉世之機變於利而墻
面於學者未是不适而我則不适也居士喜鼓琴或
譏其放誕居士曰我非巧其音聲也所以諧律呂也
非縱遙逸也所以成中和之德也非徒詠歌也所以

蕩滌胸中邪穢之氣也此古君子所以無故不離於
側之意也我其放誕乎哉居士好探山水或識其蕭
散居士曰步涉園林所以成趣也時從漁釣所以謀
野也是接一日之閒而成委蛇之樂也我其枕石漱
流乎哉遺世獨立乎哉或問修己之道居士曰澹而
無營泊而無私窮而無歎困而無餒逍遙乎無思無
勞優遊乎無譽無尤彷徨乎無欲無情希夷乎無是
無非惚恍乎無形無象如此則幾乎道而入至人之
域矣或問自號之意居士曰生而寓乎世也若浮死

而去乎世也若休高車駿馬襲圭組而行沙堤者軒冕之儻來寄也非吾之所有也故神斂息化形魄而就斧屋者是人之返眞也非吾之所免也内是以樂道而死生不亂於心則浮亦何榮休亦何傷吾師道也非慕外物也或呿舌眴目而走乃作贊曰山之高累𡐨壤而極乎天水之深集衆流而成乎淵先生之道聚諸善而成大全

雜著

宦喩

官非難也亦非易也因其勢之自然而爲之者也其
求而不得者命也不求而得之者亦命也聖莫聖於
仲尼而轍環天下干七十君而不遇賢莫賢於孟軻
荀卿而仁義之言不售於齊梁之君逃讒于楚而廢
死蘭陵忠莫忠於屈平而卒沉於江智莫智於鼂錯
而親遭腰刑才莫才於賈董而擯斥不用由是觀之
官非易也求而不可得也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傅
說版築之夫也太公渭濱之釣叟也百里奚秦之販
鬻也甯戚飯牛之賤人也范雎蔡澤異國之亡命也

田千秋倥〻一老叟也一見而言合計從一言而起取卿相由是觀之宦非難也不求而得之也知命之人遺佚廢棄而不慼窮餓艱苦而不憂簞食瓢飲足以安其樂而千駟萬鍾不以動其心非仁不居非義不受修身篤學以待天命而已其不知命者苞苴賄賂趨赴權倖謀奏章疏以為進堦巧言令色以媚乎上奇技淫巧以蕩乎心千思百慮必售已術幸而得之則皆曰有才不如有勢犯顏不如順志殊不知其得之者亦命也大抵臣之得君如妾之從夫夫以容

貌之義擧止之雅無疵纇之可指者不得於天而中
人賤品反被寵愛高世之智拔萃之才行無玷缺者
不用於世而擯瑣闒茸反承遭遇豈非命乎亦其勢
之自然也今有折一寸之枝長短齊而輕重等臨澗
而投之則或有順流無礙而達于河者或有半途而
礙者或有數步而礙者或有回翔灣瀨依粘巖石而
不動者然則宦道之難易非人之所得爲也天也

嘲慵

歲在丙戌惟夏之辰成子不出黑甜爲鄰非憂而憂

憒耗精神非病而病乃喪厥眞中心磊砢若有所主
乃召東巫乃禳其鬼惟汝有神在余心腑伺余動靜
爲余巨祟將語其由汝愼聽服我觀今古我誦經籍
怠者無成勞者有食逸者無功勤者有績以憂禹明
寸陰是惜以周文聖日不暇晷今我何人曾不是思
惟慵厥職業荒于嬉相彼農夫終歲孔棘相彼百工
各勞其力今我何人曾不如彼懶慢無堪惟思日騁
我觀宦道奔走恐後伺候高門竟得膴仕我不如彼
有足莫前若縶微官三歲不遷我觀世人日探財賄

爭毫競錐欲遺後裔我不如彼袖手莫爭苦厭繁華
簞瓢樂生觀我年少清歌妙舞無冬無夏日醉以富
我雖承邀曾不往赴木膓石心反被人笑有書不讀
斂志狂惑有琴不張歡趣索漠有客不接客去而嗔
有馬不養尻骨嶙峋有病不治榮衛日虛有兒不教
徒費居諸有弓不檠有酒不釃有手不盥有髮不梳
有徑不掃有草不除慵不種樹慵不釣魚慵不圍棋
慵不尊盧鼎折覆餗慵而不理衣裳綻裂慵而不補
僮僕獲罪慵而不問外人來誚慵而不憤我知曰疎

我心日揣我容日悴我言日劣凡我有辜皆汝主張
豈無他人從我彷徨汝將去我適彼樂土我無汝累
汝得汝所鬼曰不然非余降禍命乃在天勿以為過
鐵剛者碎木強者拉昭昭易汚嶢嶢易折石之堅確
以靜不缺山之嵯峨以靜不減動者易夭靜者能壽
今子之形與彼同久世之勤勞禍敗之根子之怠逸
福祚之原世人逐勢毀譽紛紜今子退處窅爾無聞
世人役物利欲喧豗今子無虞善養靈臺子於身心
何凶何吉去子有知致乎不知去子有為臻乎無為

去子有情守乎無情去子有生樂乎無生谷神不死與天爲徒芒乎留乎合乎太初我將保子子亦各余人不自量不其感歟成子於是冥黙無語請改前非與子同處相追相隨慵遂不去

封羹頡侯辨

按史記高祖微時常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佯爲羹盡轢釜已而視釜中尚有羹由此怨嫂封其子信爲羹頡侯此以己之私意規之而非高祖之事也高祖提一旅起豐沛中其兵戈威勢萬無及於秦也而

卒并秦者無他獨以區區仁義結天下人心而已至於五年之久而爭天下與之爲水火者項王也而卒以魯王之禮葬之烹殺說客抗師爭衡者田氏也而卒以侯王之禮招之以張良之策而封雍齒以灌嬰之言而赦季布以梁王之請而贖欒布此三人皆前日仇讎大憝之人也猶且以禮貌加之矣赦而用之矣况信於親則伯兄之子於義則太上皇尚在而請之豈可以婦人小小之嫌而欲報之於其子此中材庸主所不爲而謂高祖爲之乎大抵書不可盡信而

遷史尢為甚是非謬於聖人而違春秋謹嚴之筆班固作漢書祖遷而爲之辭索隱正義又從而爲之解司仍誤語以啓後人之疑可歎也已不然則何以曰高祖何以曰寬仁大度

擬郭子儀討安祿山檄 奉教作

豺狼猾我華夏天厭禍亂之訌癰疽結於肺腸人思瘵救之術屬時世之方厄宜征討之往加祿山本一柳城賤俘孽胡遺種因緣宮掖漸生姦狡之謀誑惑冕旒自負曳落之倹濫承募士之寵垷覗王侯之尊

自受節度於邊庭竊運韜鈐於掌握擅幽燕千里之
地久養禍胎起范陽十萬之兵遂成梟計踐轢我城
邑侵逼我郊畿哀哀庶民望風而鳥竄堂堂列鎮迎
刃而瓜分遂處兩京竊弄神器宮闕變爲灰燼衣冠
染於腥臊鑾輿播遷愴天王之遠狩鍾簴散盡衣廟
祧之無依擢髮不足以容誅罄紙難可以書惡伏念
唐室起於晋陽自貞觀至于開元由放勛傳之虞舜
邦家規模之大風俗仁義之深豈可使叛徒之基遂
毓於鱗介之手顧否極必至於泰由人謀亦能勝天

鳳翔六軍足以奮鷹揚之志睢城萬卒是以摧烏合之兵猛將爲之雲飛多士爲之蝟集仗四方忠義之氣回中原父老之思壓邪燎毛敵何不滅摧枯拉朽人誰敢當若等或先賢之苗裔或當代之爪牙或懷敵愾之謀或奮勤王之志解天下倒懸之急其可緩乎糜鼎中假息之魚此其時矣若悚猶豫坐失其機非徒噬臍於當時亦可泚顙於後代勉盡忠勇復整寰區

存齋偈

爾時覆뮨山中有一苾蒭學金又法作棄門者依山爲庵名庵以存時有學者問名之意師嚼楊枝而諦其義人之性心空空明明圓覺真如與生俱生操存舍亡有通無礙一彈指頃便爲凡聖所以者何修不修故在世之人住著於物迷失真性先起妄想六塵五蘊作我魔賊煩寃苦惱未免罪郭若存不存是名凡夫惟善知識得堅固力勇猛前進念念相續能存此心不使放去心地惺惺無有所昧如摩尼珠離垢瑩徹如甘露水香味肥膩以一顆光普照大千以一

勺微塵灑無邊所以衆生皆得解脫人性我性悉皆具足同證菩提成無上道學者於是合掌恭敬而說偈言

法師胸中大鏡智妙湛圓明無塵瑕戒定生慧〻鋒利妖猿被鎖蛇不起物無彼此無非是齊其不齊皆一理衆生髮膚即吾體一眼可作千眼覩周之可充億萬界歛之只在方寸裏存之於身得妙旨畢竟法門了不二一燈燃百終無已古今相傳有薪指以覺覺人亦有此拯彼衆生出阿鼻道成終入不思議叉

身都在山巖底嗒然忘形手枯几不識萬籟喧兩耳若有得酌曹溪水洗臟咸知無盡味不證實相印心地差之毫釐謬千里誰了箇中旁一義稽首歸依大雄氏

親喪遭君喪議

成廟之喪有大臣方侍母殯引禮經之文釋母服而服君服愚意以爲勢有不可行者謹按禮云有君喪於身而不敢私服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

所朝夕則否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歸哭而反送君䟽曰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夫春秋列國皆有世卿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宋之魚右齊之田氏楚之昭屈景盤據于朝以固權勢豈肯捨國政而退于家有君喪則進趨之有親喪則退臨之或公或私兩行而不廢時世然也又按禮云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䟽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掩義也有君喪服於身

而不敢私服義斷恩也夫所謂恩掩義者不居官而
解任者之所爲義斷恩者居官而不解任者之所爲
其事甚明無足怪者借令其時臣有親喪者雖不居
官皆之君所而服君喪憑意以爲未可施於今也虞
不如夏殷不如周令之時又與周之世遼遠人心淳
薄之不同而文質損益之亦異古者天子諒闇不言
百官聽於冢宰三年此禮之大者也然惟高宗行之
他無所聞若使嗣君無高宗之德而冢宰非傅說之
賢而竊奸大位必有不測之禍矣古者制服期而一

年大功七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曰情之輕重而皆服之今若遵用此制則巨家大臣其宗族多者無時脫衰而服衰者遍於國中矣古者大夫卒君親往弔其葬也孝子停柩而君命引之且人之相弔者免而以加麻當祭之時洗童子被親服而敬事之八蜡之祀迎猫迎虎一國之人皆若狂如此之類非一豈可謂之聖經之文而一一從之乎今之時非古之時今之人亦非古之人漢文之短喪非毀聖人之制也欲其合於時宜也古之人任世故以官爵爲己私物今

人任贊而以官爵爲公共之物進而在朝廷則盡朝
廷之禮退而在草野則爲草野之人今之遭親喪者
皆祛位而褫職矣無名字於朝矣其與草野之人無
以異矣何忍釋親服而襲君服棄親殯而就朝列乎
君喪雖重親喪亦非輕服豈有援引古人居官者之
例肆行而無忌憚乎曾子之問仲尼之答亦皆出於
一時之議論而未及措之於事不然則何後人之無
行者乎漢宋諸儒深於經史禮文而無發此議者其
意可知也文身陋形也而泰伯安之攙較賤事也而

孔子行之聖人尚循俗而不易況時王之制一代之所共守者乎唐虞之禮惟伯夷典之周之禮惟周公成之漢之禮惟叔孫通定之若任己自私而惟意所適則是人人制禮紛紛何所定乎大抵人性好進而希利慕名而固寵若聞此事爭相倣效托稱國恤喪彼忘此懷詐忠而失真孝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有駁者云三公六卿人臣之尊貴者幾免親喪而適值君喪則未知何以處之此又不料之甚者也其入未受職則依庶人而白衣白笠如其受焉則依前御

官例而白袍白帽已有國令行之何害官雖有上下之分而喪服無尊卑之別也夫禮天之經地之義稱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泥於古而不通於今則未免膠柱鼓瑟通於今而不該乎古則若涉水而無津涯固當裁古之制愜今之情以時措之然後無不合於宜也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孔子爲周人而從周之制焉則當今之世舍時王之制何以哉

文不可變乎可變則斯爲變矣其變而乾畢在人變畢而還淳亦在人耳自典謨賡載之文作而爲文之權輿虞變而夏夏變而殷至于成周其文大備彬彬郁郁言宣于口無非文也事載于冊無非文也如君臣戒訓列國辭命兵師誓告祭祀祝嘏閭巷歌謠非文無以發故人雖欲不文而不得不爲文也天生宣尼振木鐸之教以天縱之聖刪定之贊修六經之語其道德文章足以經世垂範於是三千之徒霧滃而集七十二子升堂八室高矣美矣非後世之所可幾及

也逮道下衰莊列之敎虛無楊墨之言滅裂申韓主刑名之學屈宋肇悲惌之詞貎牟公孫龍作堅白同異之說各售其技斲喪道眞然其文辭則縱橫捭闔皆有可觀漢承周文其文最盛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尤傑然者也其他文名之士接茅彙征波瀾所暨演迤放肆後之爲文者咸宗之下逮建安黃初間文體漸變浮豔脆弱至魏晉齊梁極矣唐興陳蘇啓其始燕許闢其門李杜擅其宗韋柳元白承其流而革累代對偶之病爲一世風雅之正者獨昌黎

一人而已晩唐五季之陋頹圮蟄溺宋初楊文公王黃州雖名爲文而猶襲其蹟盧陵倡爲古文三蘇踵而隨之其針文之病救世之功與昌黎無以異也元雖胡種培養文脉百年之間文物極盛多士皆懷瑾握瑜之人其文盛而至於華其華勝而至於侈其侈極而至於亡亦其勢之必然也以我朝之事觀之檀箕之世鴻荒朴畧無所考羅李崔孤雲入唐登第文名大著麗初崔承老上書陳弊其文可觀至于中葉鄭知常金克己李奎報李仁老林椿陳澕洪侃之徒

皆以富麗爲工文雅奠盛於斯其後益齋稼亭牧隱

陶隱三峯陽村諸先生斲崖岸而改爲之專務篤實

不爲虛美之辭可以筌鏞世道而麗朝不用遂終其

運以啓我聖代文明之治三峯陽村掌文衡春亭繼

其蹤春亭以後斯文大廢久而不舉 世宗設集賢

殿聚養文士一時儕輩轢駕麗代而能之者非一

成宗體 世宗之志力於爲學專以成就人材爲急

務內則弘文館外則成均四學誘掖多方而隆眷匪

常又多裒書籍印頒而廣布之由是業文者皆探古

文根本之文盡擺俗儒胡盧之習文體大變趨於正
闇非若曩時之碌碌猥瑣也騷賦當主華贍而不知
者以爲當平淡也論策當主雄渾而不知者以爲當
端正也記事者當典實而不知者以爲當併儷也平
淡非文病也其弊至於委靡端正非文病也其弊至
於踈散併儷非文病也其弊至於鄙俚譬如庭樹枝
柯花葉紛鬱然後得庇本根而對必碩茂調飲食者
當審五味滑瀡之宜然後乃得其和令者削枝葉而
望樹之茂損五味而得食之和寧有是理孔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則無所不知詳說則無所不通無不知無不通然後能辨是非而去就之今不博學詳說欲先反約未知所存者幾何所約者何事今之學詩者必曰謫仙太蕩少陵太審雪堂太雄劒南太豪所可法者涪翁也后山也刊落肌肉獨存骸骨未至兩人之域而氣象蕭然不聱牙奇僻則頑庸駑劣有不足觀者學文者亦如是以莊騷爲詭以兩漢爲奥以韓柳爲放以蘇文爲鸞樂取柔軟之辭以爲剞劂無憾乎文學之日卑也大抵詩文華

麗則取華麗淸淡則取淸淡簡古則取簡古雄放則取雄放各成一體而自底於法豈有愛梅竹而欲盡廢羣卉好竽瑟而欲盡停衆樂乎此嵩善子膠柱固執之見也嵩善雖死而譊譊者猶未已故作文燮以曉世之學爲文者

認履辨

按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履則與之其人後得所失履還送不肯復受又沈麟士爲隣人認所着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則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

曰非御履耶笑而受之此與劉愷丁鴻讓封不讓封華歆管寧揮金不見金同一揆也大抵人若爲名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爲名而爲學則其學必不固始雖歸聘巧而希釣譽奬若猶不已則情顯跡著亦免爲達者所嗤然則是是非非其可矯揉而爲之乎東坡云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眞確言也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四

男 世昌 編輯

祭文

瘞白猫文

家有猫白色如雪性又馴狎余嘗愛畜之一日爲羣狗所噬於是效仲尼埋狗之意命奴金瘞之于松山之丘文曰有物有物兮匪兎匪狸心一何狡兮形一何卑利爪剛牙兮于以揚威晨睛午縱兮于以報時色禀正色兮玉貌無疵雪毛皎潔兮雪毛離褷愛爾

儀容兮設錯迎之食我依我兮四載于茲藉以錦茵兮載飽載嬉晝行夜動兮善乘其機爲人除害兮厥功不訾信不及物兮我德之衰北平何人兮相乳莫違有狗猜猜兮羣以來欺汝不知避兮載追載隨竟橫其喙兮逢時之危不識異類兮臨江之麋有鼠相慶兮羣行綏綏倉無全穀兮篋無完衣想爾此時兮益悲益思

氷翁祭猫扶安文

維成化二年歲次丙戌某朔長兄某敬祭于亡猫某

之靈嗚呼昊天蒼蒼呼號莫聽昊天疾威厥理難明孰謂福善顔回短命孰謂禍淫盜保首領惟我亡靈人中之龍温温其恭肅肅其容名聯羽籍龍虎神韜出鎮南藩三異政高譽重士林光生棠棣席復家風永矣勿替何期兩豎深中膏肓年未不惑奄遊仙鄉萱堂岑寂斑衣絶戲荊對凋零悲風四起風光荏苒節序交侵血淚漣洳哀慕愈深仰陳一爵聊表情素靈其有知歆我蘋藻嗚呼哀哉尚饗

領議政具公祭亡友寄山君朴公文

嗚呼君子何厲天降不淑生民何辜天卒貽戚天乎
茫茫厥理難諶嗟君之設悲不自任惟我與君夙好
襟期學同講習意篤壎篪接袂泮黌以遨以嬉所懷
高義期輔明時繼占龍榜同升于朝同立鵷行同隶
樞要惟君之才莫邪干將惟君之節松貞玉剛表儀
朝著輝映中外歷敭顯秩義譽滂沛他人從仕苟循
世故君獨立朝獨法乎古他人事君惟喜逢迎君獨
匪懈糾謬繩愆官高賈憎德茂招謗君獨不然小大
咸仰有得斯欣有失斯戚君獨無心惟意所適惟我

二人意氣相傾少我七歲呼我以兄子喜我喜子憂我憂庶幾白首相與優遊天不憖遺士林殄瘁嵩山一頹流水永逝生前富貴死後功名垂耀青史曄曄先萁矧有蘭玉襲美傳芳以嗣以續死猶不忘懷君念君愈久愈深皎皎眉目邈矣難尋瑞世之鳳連城之璧一朝而失寧復可得有潔其觴有旅其豆庶顧余誠臨茲饗侑

祭金生貟叔準文

維成化五年月日友人佐郎金致利著作徐允志主

簿李克堅路渡丞李策檢討官成俔都事朴錙進士
尹碩輔丁繼祖等謹以清酌薄羞敬告亡友金君之
靈嗚呼天之降割何其酷耶惡不必罹禍善不必應
福壽夭夭芳厥理難識嗚呼正則何至此極惟君之
心擺出塵俗敎氣凌雲英姿潤玉藥是良志允蹈厥
德頤情典墳慕古人躅惟音與子同遊黌塾夙叅末
契情懷攸篤風雨之晨雪月之夕幾歲幾年同袍同
宿言無不盡書無不摭常以烏黔仰羨鵠白豈期我
輩多登桂籍以君之才尋至敗衄我鑽名韁君遊鄉

曲渺之十載久不相逐去歲之春君戰場屋名副蓮
榜披雲騁跡待諸善價不久韞櫝將對冊墀再賡鳴
鹿負笈京師心懷奮激孤棲無偶形單影獨惡疹來
祟縈彝衛逆始聞遠豫謂當勿藥向期浹旬奄至不
淑嗚呼正則終復何適鶴髮倚廬驚呼望北妻子隔
絶渺渺天角孤魂孤魄疇依疇托我心傷悲空想眉
目爰就柩前敬侑一爵靈其有知庶幾歆格

祭李子猷文

嗚呼子猷何至於斯不爲子慟而誰爲悲惟昔與子

少接里閭入同其袍出聯其裾惟昔與子學其厥師
切磋相輔德義相規惟昔與子讀書山房無贖不討
無蘊不揚義雖朋友情甚弟昆朝陪夕隨永矢不諼
我往君家君留以待君來我家含盃相對謔謔然議
論風生霏霏乎談笑玉屑曾不知日車之側猶嘯傲
而不絶君有松貞之節我是蒲弱之質我恒在床君
來問疾豈意弱者猶尚偷生强者遽爾夭折君始筮
仕名占簿官靖共不貸抱病冒寒豈期大鵬之翼遽
戢雲路之間君始有恙如有隱憂君出見我無貽我

愁雲䜌簷日之下冀講舊日之遊何期數日之間奄爾不淑天乎天乎哀慟何極居誰與坐出誰與步樂誰與歡愁誰與語有詩成帙誰與鍼病有酒盈樽誰與觴詠素殯旣啓丹旐斯征惟我與君永隔幽明爰備一酌餞君之行君其知耶其不知耶俯紓歆格庶諒余悲

祭李博文

藝文館某等謹以淸酌庶羞敢告檢閱李君之靈不弔于天亂况斯滋吉凶榮辱從古參差嗟乎斯人何

至於斯惟君之志卓犖不羈惟君之資玉樹無疵操
紙爲文華藻葳蕤縱橫落筆騰舞蛟螭早歲射策蜚
英騁奇翺翔藝苑昵侍經帷丹霄孔通青雲可期一
時羣僚薰其風儀交襟接袂相與追隨談論方融舟
壑遽移何付之器而躓於時身與道悖命與才違叢
蘭欲茂嚴霜悴之飛黃遠馭中路分歧親朋飲泣士
林齎咨人間二十駒隱難追脩短之理知者爲誰龜
蛇蟣蠓畢竟同歸要之百年一蛻之微方其在世備
歷險巇其死以去混合希夷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

其不見生者之悲爰奠薄物陳我哀辭英靈如在庶幾来思

祭李中樞廷南文

維弘治元年閏正月日觀察使成某謹以薄奠告于亡友李公之靈惟靈天挺雄資夙膺國器胸中富經囊底多智巖巖泰山崇非一簣汪汪大波酌之無匱早捷巍科長道騁轡剖分盤錯芒刃愈利惟我與君俱作儒吏常以駑材仰慕德驥柏府駭人薇垣論事相示肺肝誰敢攜貳繼入銀臺喉舌近侍珠履偕升

青綾共聽中離瓊故蹭蹬垂翅復承天風飛揚同鶱

君尹南方心勞撫字我按西北搖無所逐茫茫兩地

音書罕至三載不見雲對空企豈料今春君作使星

圖圝公館含盃把臂風霜凄冷山河有異邈赴京師

匪躬盡瘁何期中道遽遭鬼祟渺渺浮生付之一醉

天胡不仁酷傷善類冥冥厥理恍惚難記撫君之柩

潜然迸淚靈其有知庶歆薄饎

祭世通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四月己丑朔庚寅爺鄭𡢃謹備

羞酌俾告于亡子其之靈我罪伊何天之降割斯酷
六歲旣奪吾明兒汝今又何至於不淑若以爲積不
善而搆殃則我無邪枉之慝惡者早夭則汝不爲惡
容儀秀丰心志卓犖事親以孝從兄以悌交友以信
敦族以睦不賴敎誨之勤自殫佔俾之力綴句權輿
於李賀之七歲作賦發揮於陸機之二十㒃輩則華
藻春敷彎弓而猿臂莫敵至於書畫襍技無不得其
巧式今歲之初擧試中格同列相推若年巨擘擬成
令長之器先於家而忠於國勤儆功業艱辛場屋初

訝叨簀之戮豈料鬼神作慝蒼天蒼天何至此極早
知如此何苦於學百爾所思悔之無益汝昔得偶關
雎之匹佳兒佳婦宗族稱悅今作嫠婦撫柩哭擗呱
呱襁底之孩生死亦未可識我今對此尤增痛[illegible]自
汝初生不付婢僕扶携提抱親自撫育至于長成亦
不離側汝往婦家居若留信宿倚閭而望匪朝則夕
一日不見倅問食息今其棄我而逝渺渺幽明之永
隔心火燄燄燒耗胸臆淚盡眼枯堪輿昏黑坡山之
原泉壤邃廓我考我妣皆有宅窆汝其往矣其究安

而疾疢屢作我其不久從汝于松篁之域臨汝之行侑汝一酌汝飮而行不須關於心曲

祭族兄中樞成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三月癸丑朔二十五日丁丑再從弟右尹叡右參贊俊判書健大司憲俔等謹以薄奠敢告族兄巨卿之靈上天之載㝠然難諶不厚仁賢不系天孔壬今兄之歿恨不能任上爲國慟私慼亦深智蘊六韜勇邁七擒爲國名宰聲動士林與物無競坦露胸襟親朋萃集傾慕徽音長于宗族我輩

共歓談笑相謔樽酒同斟庚侍光儀與同裯衾云胡一疾遽爾幽沉今其已矣何以爲心位雖未高紫綬腰金齒雖未多耳順光陰於兄無憾於弟悲難禁升堂撫柩俱亡人琴酸然奠爵有淚沾衿物雖菲薄表我寸忱靈其有知俯紓一歆

祭右議政洪相國文

維弘治五年歳次壬子五月庚午朔十八日丁亥平安道觀察使李則同知中樞府事成俔李陸禮賓寺正黄事孝前原州牧使李堪訓鍊院副正柳文通敦

寧府僉正鄭自淑內資寺直長朴聃孫等謹以薄奠
仰告相國洪公之靈惟公神降維嶽光分星箕生此
王國毗輔明時蘊爲道德涯涘難窺外著粹盎醞籍
風姿文章簡古珠玉無疵筆勢縱橫騰躍致螭首攀
鄰桂高步天墀翺翔藝苑揚翹吐奇盟在石室帶礪
爲期位登黃閣爕理攸宜明刑典敎虞之皐夔勗哉
一德惟殷之伊鄭侯計畫爲漢之規鄭公直諫而犯
勿欺廉以自守敬以自持權勢雖赫操心謙卑羔裘
以朝自公委蛇東山雅量人皆慕之展也君子邦家

之基人稱山斗國賴蓍龜天胡不弔曾無憖遺一疾莫救梁木遽隳士林垂泣道路咸咨凡有聞訃孰不傷悲某等生同里閈皆蒙所知朝夕親炙敬仰光儀今其已矣攀號莫追非爲國慟實慟吾私爰設薄奠表我微辭靈如不昧庶歆格思

祭姪世鈞文

維弘治五年歲次壬子五月庚子朔季父俔遣婿郎李復亨告猶子士衡之靈惟靈稟性純質表裏如一事親孝事長敬處兄弟之間怡怡而和樂交友以信

久而不忘與物無心而不事乎華飾又能不失箕裘之業自幼好學涉獵經籍屢戰而屢屈於場屋承蔭筮仕勤謹泣職司饔主天厨掌宴儀客通宮掖而爾能措事甚精舉禮不越僚友皆稱其正直余亦以爲立身于朝而可保其宗族何期一疾奄爾不淑惟我與爾年雖不埒居相近而相從乎晨夕事我猶父而情意彌篤今其已矣誰與談而誰與酌誰與遨而誰與援傳何天之喪余而不得相娛於老域有害於物者固宜蒙天譴而被鬼責有如爾之無害而天何奪

之速天之夭顏閔而壽盜跖者厥理難測爾今瞻耶
憂耶靈如昧則已矣如其不昧則其知我之哀號而
痛惻耶言有盡而意無窮奈何予天嘿嘿爰奠薄物
佯陳一爵諒我之衷庶幾顧食

為從兄士元祭延原君文

惟靈學富六經而名魁于桂籍才蘊經綸而位長于
六御圖形麟閣而帶礪不忘眂侍經幄而補袞惟貞
官高而節愈厲耳順而德愈安待人以禮而久益敬
治家有法而家益清濯濯人中之龍翹翹一代之英

信乎柱石之材爲國重輕者也今其已矣民無所恃而國無所賴戒若我者族連葭莩居同閈閭年長於我而當呼以兄官先於我而事猶先生常薰芝蘭之氣而不渝金石之盟庶乎終始不替垂老扶杖而相迎今其已矣撫心悼驚非徒爲國而永惜實惟倍慟我私情適因採薪之微憂未得執柩而祖行爰遣微息往侑薄呈靈如不昧諒我微誠

祭蘇隱李藩仲文

維弘治六年十二月朔某辰子後磬叔謹以清酌庶

羞敢告亡友鐇仲之靈自古皆死不朽惟名名而輝
世雖死猶生惟君之氣風雲八紘惟君之才金石之
精牧老文章爲世準程君席餘蔭鍾義毓英魁登桂
苑郗詵善鳴髙步銀臺珠履鄭聲作尹京兆廣漢之
明出按三道攬轡澄清長于秋部蘇公敬刑皐比黌
庠稽古桓榮望隆朝著黒頭名卿聲華雖炳抱志愈
貞以君之器宜秉國成以君之仁宜享遐齡年幾知
命晷運失亨云胡一疾饒豎遽嬰真耶夢耶天怒鬼
擣珠沉于海璧碎于坑士林咨嗟僚友悼驚人皆飲

泣況我交情升堂撫柩言隨淚零膠漆襟懷永隔幽冥爰備薄羞來侑一觴英靈不泯庶諒我誠

祭許相國文

惟公天人夙德文武全才才德兼備施無不該風儀輝乎朝著意氣雄乎八埏俊逸如獨鶴之冲霄漢溫潤如玉樹之脫塵埃深毅如滄海之莫測厚重如山嶽之難排事君則忠敬家家莅職則游刃恢恢談兵則指揮龍虎摛華則散屑瓊瑰功大而守志益謙位重而秉節不回官高而人無興謗德厚而家不饒財

出則作顯允之方叔入則調鼎之鹽梅士林仰星斗之燦爛萬民倚長城之崔嵬眞所謂道德之府英雄之魁遇知於聖世上應乎三台宜享福祿而至期頤何天之不慭遺而篤降禍災時數之然歟鬼神之猜歟聞之者春不相杵見之者膽裂肝摧人生如夢逝水難回呼號莫及夫何爲哉今日柩前仰奠一盃於國於私聊以盡哀伏惟尚饗

祭李中樞叔度文

丙辰五月日馨叔謹告亡友叔度之靈嗟乎叔度何

至於此㮣始聞而疑之終得其報然後不覺涕淚之迸落夫惟吾子百世之雄而萬夫之特有風雷之氣而包之至廣有江河之量而撓之不濁有黼黻之才而鋒不露有蓍龜之智而人不測議論英發而無窮節操愈老而猶確德厚而心愈卑祿肥而家愈瘠眞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而求之古人罕有得者也官登二品不爲不高而人皆以爲位不滿德年近耳順雖曰非夭而仁而未壽吾且惑也今其已矣宗族奚所依庇隣里奚所仰躅僚友奚所仰嗟

士林奚所矜式知與不知無不悲惻況我與子有五十年之舊而駏蛩相資益者耶孩提相友與之同學同攀蟾桂之枝同步青雲之域常以培塿景仰崧岳豈期我先得六卿而以子之才猶未免於樞轄子久纏綿而不起余往問疾猶力疾倒屣而出迎與之團欒而終夕安知數日之間而奄聞不淑平生盃酒之相從把臂戲謔今日升堂夫何我聽之邈邈令我與子幽明永隔靈其知耶其不知耶如其有知歆我一酌嗚呼哀哉尚饗

祭次韶文

丁巳三月日磬叔謹告申公次韶之靈古語有之傾蓋若舊白頭如新謂爲虛語今見其眞心而不面膠漆雷陳面而不心何殊越秦惟我與子意篤情親我已鶴髮子猶青春情不在齒與德爲鄰惟子之德本無緇磷仁義擅行孝友肥身惟子之量其大無垠汪汪萬頃撓之愈淳惟子之才其妙無倫駕彍風雲鏘鳴韶句昂昂獨角瑞世之麟皎皎玉樹席上之珍尺蠖抱屈時哉而伸首擧三級變化龍鱗翱翔藝苑名

動昌辰怲怲大手專掌絲綸喉舌鳳池立登要津露
冕京輔惠愛惟均我長春官糠粃多塵君爲亞御泣
事惟寅禮有罅漏彌縫組紃我服厥訓常書諸紳誦
詩三百實難其人銜君之命往弔帝宸幽燕萬里備
嘗艱辛風霜纏骨手足不仁輿疾力征行及京闉何
圖一夕奄爾沈淪不弔于天向辜于民人之云亡殄
瘁賢臣朋僚永歎呼號蒼旻訃音所及誰不悲呻爰
備薄奠仰告明神神如有知庶幾一鑒嗚呼哀哉尚
饗

祭放翁文

戊午四月日礐叔謹以庶羞告友人放翁之靈惟靈志氣不羈才思超羣胸中經笥葳舒爲文雄文莫當大匠運斤翺翔塲屋筆掃千軍擢折郄桂飛英揚芬策名盛際譽洽清勤留心折獄手妙解紛夷險下二忠如獻芹疾惡如讎涇渭斯分其視纖纖有如飛蚊我少與子同討典墳切磋共學于彼河汾蠅驥相隨同步青雲每以蕕質仰慕蘭薰相逢下榻謝絶紛紜霏談揮麈窮朝至曛有憂共慽有樂斯欣管鮑之交

孰有如君夫何老天木稼揚氛人世如憂逝水沄沄
云何一疾遽爾乏焚聞訃以來呼號莫聞爰設薄奠
表我殷勤靈其有知其顧蒿焄嗚呼哀哉尚饗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四